

上官雲飛 著



血劍



ISBN 7—5317—0706—3

I·699 定价：(全四册)19.90元

# 血劍薔薇

上官雲飛

(二)

北方文藝出版社

## 十三

一路之间，除了见识些边陲风土人情以外，居然毫无其他阻碍，便到达昆仑绝峰脚下。

李志中满腔激情，抢步登峰，只见昆仑派聚居的昆仑宫，宫门紧闭，只有一名三十来岁的道装之人，在门外站立，象是昆仑派中值日的弟子。

尉迟巧因为昆仑派如今正值多事之秋，深恐引起对方的误会，故而身形一现，便含笑说道：“道长怎样称呼，老夫三手鲁班尉迟巧，与北溟神婆皇甫翠门下弟子李志中老弟，有事欲求见昆仑掌门，有烦一报。”

那道装之人，向尉迟巧、李志中微一打量，拱手为礼，含笑答道：“在下云孤鹤，两位来得不巧，敝派掌门人因欲查究一件有关昆仑声誉的疑案，已率所有本派人物，齐下昆仑……”

李志中听得剑眉一耸，想起终南所遇，忙道：“赵钰、潘莎二位可在？”

云孤鹤微一摇头。李志中又道：“鹿玉如呢？”

云孤鹤笑道：“尉迟前辈侠名远震，北溟皇甫神婆门下，更有极大来头。云孤鹤不敢相瞒，这昆仑宫中，除了留我与师叔聋哑真人以外，所有人物均已尽出。”

李志中自然无法再问，只得与尉迟巧向云孤鹤告辞，退下昆仑绝峰道：“尉迟老前辈，我们这趟漫漫长途，跑得实在太冤枉，真成了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尉迟巧苦笑一声。李志中又道：“这口难消的闷气，我想

出在祁连派头上，到他们绛雪峰魔巢之中，设法大闹一场。”

尉迟巧微一沉吟，缓缓地道：“去趟祁连山绛雪峰探探虚实，原无不可，但祁连派声势，彷彿比点苍派更强，白头罗刹鲍三姑已练成雪冻僵尸奇功……”

李志中不等尉迟巧话完，便即笑道：“尉迟老前辈不要担心，我这大闹一场之意，并非硬干，却着重在设法二字。因为吃一回亏得一个经验，不但白头罗刹鲍三姑练就的雪冻僵尸奇功，就是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掌中的九鹏展翼钢拐，也绝非你我能敌。”

尉迟巧道：“李老弟能知对方厉害最好，我们确实应该想个什么法儿，刺探刺探祁连、点苍两派联合挑起武林风波的真实内情，因为我总怀疑……”

尉迟巧皱眉道：“以祁连、点苍两派之力，绝对无法与其他六大门派及另外一些素来扶持正义的武林高人为敌。故而我总怀疑是否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厉害人物在幕后支使九首飞鹏戚大招、铁冠道长等两派掌门，挑动江湖祸端。”

李志中觉得三手鲁班尉迟巧这种推测，颇有道理，点头道：“尉迟老前辈，你这种推测，虽然颇有可能，但我却想不出当世之中，还有什么厉害人物？”

尉迟巧摇头道：“李老弟这话不对。有些人物，根本非意料能及，例如白头罗刹鲍三姑，便是多年冰洞潜修，突然又复出世。我所指的也就是这等一二十年前便声名震世，突然隐迹不见，生死难知的神秘人物，如我所知的三男二女。”

李志中惊讶道：“有这么多？老前辈赶快请讲，也好使我一开茅塞。”

尉迟巧道：“我们先说三男。这三人功力绝世，几乎均达

炉火纯青出神入化之境。但彼此却是生平死敌，曾经约定于五岳绝顶，连战五次，每次胜负难分。最后一次，齐集峨眉万佛顶，声明若无胜负，决不生还，结果峨眉佛光，连现三夜。而这三位绝代奇客，也从此失踪。有人说是互相恶战之下，坠入涧底同归于尽。有人说是在佛光中顿悟真如，皈依三宝。虽然难断何说为是，但近二十年来始终不见他们在武林出现，却是事实。”

李志中道：“尉迟老前辈，你这一说，我也记得我师父曾经提起过他们，是不是多情书生吴万秋、无情剑客莫春阳、怀情居士徐香圃？”

尉迟巧点点头道：“正是他们，这三人怪僻无伦，仅仅在外号冲突一事之上，便几乎把二十年前的武林，闹得天翻地覆。”

李志中听得颇为有趣，道：“三男已知，二女又是哪两个？”

尉迟巧摇头道：“二女几乎比三男还要难缠，一个叫绛雪仙人凌妙妙，一个叫九天魔女董双双，均以出奇武学称绝江湖，同在二十年前，突然隐迹不见。”

李志中剑眉略皱道：“这绛雪仙人凌妙妙的外号，与祁连派所居的绛雪峰，颇为巧合。”

尉迟巧道：“我就是由这种巧合，才想到她们身上。”

李志中问道：“老前辈是不是认定这三男二女之中，可能有人在幕后为祁连、点苍两派撑腰，挑动江湖祸变。”

尉迟巧道：“我虽有此疑，却不敢如此断定。因所知毕竟有限，四海八荒的遁迹高人之中，决不会仅仅就这三男二女而已。”

说到此处，忽又想起一事道：“在云南洱海东岸的荒废禅寺内，你曾姑姑曾经提到过，说昆仑门下有人私通外敌，将昆仑门的天荆毒刺，盗赠祁连群凶，而对武当三子及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加害。”

李志中哦了一声说道：“我曾姑姑怎会知晓？”

“她是根据蔷薇使者所告。”尉迟巧道。

李志中摇头叹道：“这位蔷薇使者委实太神奇，他的本来面目，究竟是谁呢？”

尉迟巧道：“这就是我方才所说四海八荒之中，不知隐藏了多少高人奇客，决非个人见闻，所能尽悉。”

李志中扼腕道：“这位昆仑叛徒定然极为难猜，可恨我们来得太不凑巧了。不然既能请知非子查验一下那张树叶，是否属于天荆奇树所有，揭破祁连、点苍两派阴谋，又能见告，昆仑已有内奸，必须先清门户。”

说话之间，二人已走下昆仑绝峰，左面山环转角之处，突然现出一位身披玄色外氅的窈窕少女，匆匆登峰，彷彿由远方赶回，步履颇急。

李志中因从侧面看去，觉得这位玄衣少女，太像自己在九嶷山所见独斩祁连四鬼之人，怀疑她便是昆仑派掌门知非子的衣钵传人鹿玉如，遂高声叫道：“姑娘留步。”

玄衣少女闻言，停步回头，两道湛如秋水的目光注处，不禁使李志中吃了一惊。暗想此女怎的竟与峨眉四秀中的霍秀芸，几乎有七分相像。

玄衣少女见李志中痴视自己，不由微有怒意，两道秀逸之中略含煞气的柳眉一挑，道：“你叫我何事？你们是做什么的？”

李志中见对方词语太冷，想起在鹏尸古洞之外所获蔷薇使者那张柬帖上所书玉有刺之语，剑眉微皱道：“我叫李志中，与这位三手鲁班尉迟巧老前辈，有事拜谒昆仑掌门。姑娘可是知非子老前辈的爱徒鹿玉如？”

玄衣少女依然冷冷地道：“我就是鹿玉如，不但我师父不在昆仑宫中，便在下也因昆仑本身有事，难以接见外客！”

尉迟巧因鹿玉如神情过于冷傲，生恐李志中与她闹僵，遂含笑说道：“我们此来，便系为了昆仑之事。”

鹿玉如目光一注尉迟巧，傲然道：“昆仑之事，昆仑自己能解决了，似乎不必外人烦神！”

这句话太硬，李志中不禁含怒道：“你们知不知道昆仑门下，出了叛徒，勾通外敌？”

鹿玉如目射神光，眉腾杀气地道：“李志中！你若是再信口开河，有辱昆仑威誉，我就要对你严加处置了！”

李志中气得叫道：“什么叫信口开河？分明你们昆仑派中，有人偷盗天荆毒刺，送与祁连派那群凶徒为害武林，挑起祸变！”

鹿玉如柳眉深皱，往前走了三步，目注李志中沉声问道：“你所说之事有无证据？昆仑叛徒是谁？”

李志中顿时张口结舌道：“证据虽……虽……但……”

鹿玉如满面寒霜，厉声叱道：“信口开河，一片胡言，你且尝尝昆仑派的云龙八式的滋味！”

说完，一式苍龙出海，右掌猛推，挟着无比劲风，直朝李志中心窝拍去，功力居然极见深厚。

李志中也被勾动真火，纵声狂笑道：“好好好，想不到我们跋涉数千里，赶来昆仑挨打！我且尝尝号称昆仑绝学的云

龙八式，是何滋味？”一面发话，一面暗凝乾天气功，右掌微翻，飞迎而出。

两股劲力一交，各自后退半步，未分轩輊。李志中自知自己若非这次棺中奇遇，真力增强，定敌不过鹿玉如。

尉迟巧不愿把事情弄僵，趁着双方各存惊疑，尚未再度进手之际，飘身挡在中间，向鹿玉如笑道：“鹿姑娘不要动怒，我们虽然提不出昆仑门下的通敌证据，但远来相告，总无恶意。何况囊中尚有一物，亦关系昆仑颇大。尊师知非子倘若回山，请他寻找我相询便是！”

鹿玉如秀眉微皱道：“你所说关系昆仑至大的，是样什么东西？”

李志中心想把自己身旁那片天荆树叶，交与鹿玉如察看，也是一样。遂伸手入怀，正待取出之际，尉迟巧却向他微示眼色，抢先道：“鹿姑娘恕罪，这件东西关系昆仑声誉甚大，必须面交贵派掌门！”

尉迟巧这样一说，李志中自然不便再将天荆树叶取出。鹿玉如则因碰了个软钉子，顿时双颊飞红，冷冷“哼”了一声，便欲回身走去。

李志中因天涯酒侠慕无忧对自己所说的鹿玉如、仲孙飞琼、霍秀芸等三位玄衣少女，均已先后见过，但却无法断定她们中间那个才是九嶷山所见乘骑青色龙驹，独斩祁连四鬼之人，遂赶紧叫道：“鹿姑娘，我再请问一事，你可曾独乘一匹脚程极快的青色龙驹，在湖南九嶷山麓，诛杀祁连四鬼？”

鹿玉如被他问得一愕，目光微转，摇头道：“我从未到过九嶷山，从未乘骑过什么脚程极快的青色龙驹，更不会杀过祁连四鬼！”话音方落，突展绝世轻功，双臂一抖，凌空纵起

四五丈高，头也不回地直登昆仑绝峰而去。

她的回话，弄得李志中又复茫然。尉迟巧却眼望鹿玉如即将消失的背影，赞叹道：“好高的轻功，好强的内力，这位姑娘真不愧是知非子衣钵传人，秀绝昆仑的一朵奇葩异卉！”

李志中道：“尉迟老前辈，你为什么不让我把那片树叶，交给鹿玉如察看呢？”

尉迟巧道：“这位鹿姑娘，好似对昆仑声誉维护颇切，才几乎与你翻脸动起手来！万一她在羞窘气愤之下，接过天荆树叶，竟然毁去，将来要想揭破点苍、祁连两派阴谋之时，岂非难寻证据？”话音一顿，目光略注李志中，含笑道：“李老弟，你看鹿玉如、仲孙飞琼、霍秀芸三位姑娘中，哪一位是你在九崑山麓所见之人？”

李志中听尉迟巧问到了自己最感困惑的问题，不禁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是谁？只觉得她们三人之中，要算这鹿玉如脾气最坏，仲孙飞琼脾气最好，而霍秀芸又与这鹿玉如长得有几分相像。”

尉迟巧又道：“当日你确实看清那位独斩祁连四鬼的玄衣少女，是乘骑一匹脚程极快的青色龙驹？”

李志中道：“就是这匹青色龙驹，才把我弄得糊里糊涂的。”

尉迟巧笑问所以。李志中说道：“据天涯酒侠慕无忧老前辈相告，当世之中，称得上罕见龙驹的青色宝马，只有两匹！一匹是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的千里菊花青，一匹是赛韩康老前辈为了开不出药方，而输给仲孙飞琼的青风骥。故而若以青色龙驹而论，九崑山麓独斩祁连四鬼的玄衣少女，应该是仲……”

尉迟巧听到此处，接口道：“这推测恐怕不大正确，因为我知道，不但仲孙飞琼姑娘宅心仁厚，从不杀人，并连她所养的灵猿小白及异兽大黄，也严禁妄开杀戒。”

李志中点头道：“尉迟巧老前辈说得不错，我昔日见那玄衣少女所用又似跨虎蓝，又似吴钩剑的兵刃，分明与鹿玉如背后那柄昆仑刺一模一样，但她既不承认，也与青色龙驹一事无法吻合。”

尉迟巧道：“李老弟，你何必定要追究当日九疑山麓所见是谁？据我看来，这三位姑娘之中，确实要算仲孙飞琼最好。”

李志中吞吞吐吐地道：“我并不是定对九疑山所见之人，有甚特殊好感，只因此事仿佛神秘得有点耐人寻思，所以，我才下决心要个水落石出。唉，蔷薇使者委实像位神奇先知，说得太对了！他在鹏尸古洞所留给我的柬帖上，早就写明：霍可怜，玉有刺，琼多情！……”语音至此，倏然而止，剑眉深皱地怅怅道：“但仲孙飞琼既然多情，她为什么在我死里逃生以后，却吝于相见一面？”

尉迟巧见提起仲孙飞琼，李志中便满面情思，遂微笑道：“相见争如不见，无情恰是多情，又道是‘情到多处情似薄’。仲孙飞琼为老弟驰赴大雪山玄冰原，往返数千里，求取续命灵药朱红雪莲，足见关怀心意。虽然她等到开棺以后，见你安全无恙，立即飘然而去，口中并作‘当聚则聚，当散则散，不落言诠，不坠情障’之语，但这种举止，足以证明她已落言诠，已坠情障。她胯下神驹，日行千里，江湖间到处皆可相逢，老弟只要好自为之，锲而不舍，包管侠女英雄，一双两好，留下一段引人艳慕的武林佳话。”

这一番话，听得李志中心中暗觉高兴，他故意转开话头，向尉迟巧道：“尉迟老前辈，既然昆仑之行毫无耽搁，我们便照原计划，赶紧东穿大漠，进玉门关，路经甘肃，转奔四川，也许还来得及赴我与天涯酒侠慕无忧慕老前辈及霍秀云的峨嵋之约。”

尉迟巧含笑点头，遂与李志中展开脚程往东行去。

第二日夜间，

他们因错过村驿，只好在一座小山峰侧，静坐行功，以遣长夜。

夜色极深，三手鲁班尉迟巧早已潜神返照，入了内家妙境，李志中却因心头情思如潮，无法静念。

他一会儿想到刚强骄傲的霍秀芸，一会儿想到温柔的仲孙飞琼，一会儿又想到新近相见，有点刁蛮傲满的鹿玉如，三位绝代佳人的婷婷倩影，在他脑海中，此起彼伏，不住变幻！

忽然听得有人低低叫道：“李志中。”

李志中起初以为仍是心头幻想，未加理会。但第二声跟着又来，不但听出是在十来丈的一丛峰脚树影之中所发，并系连用“传音入密”功力，专注自己，才未把尉迟巧惊动。

惊疑之下，他一面悄悄站起身形，扑奔峰脚树影，一面心中暗想，自己在这旁边绝塞何来相识？

十来丈距离展眼便到，这片树影是座为数百来株的小小树林。

李志中迭经风险，不得不略为小心。他人到林边，止步扬声，低低地道：“林内何人？请出一会！”

林中果然有人以一种清脆话音答道：“李志中，你为何不敢进来？难道怕我……”

这种清脆语音，分明发自妙龄少女口中，又颇熟悉。李志中不等对方话完，双掌暗凝师门绝学乾天气功护住前胸，闪进林内。

林内虽然黑暗，但月光微透依稀仍可辨人。只见昨日在昆仑绝峰之下所遇的鹿玉如姑娘，俏生生地穿着一身玄衣独自卓立！

李志中想不到她会尾随来此，以致好生愕然。但鹿玉如却绝非昨日那等刁蛮骄满神色，换了一副和蔼笑容，道：“你大概想不到我会追踪你们，在此相见吧！”

李志中忽然自作聪明地含笑道：“是不是鹿姑娘的尊师知非子老前辈已回昆仑？”

鹿玉如嫣然摇头，手指身旁一段树桩道：“我们坐下说话！”

话完，大大方方地先行坐下，留出一半地方，目注李志中，盈盈一笑。

李志中见对方如此一改笑脸，越发觉得她婷婷英发，丰神秀绝，遂侧身陪坐，微笑道：“知非子老前辈既未回山，鹿姑娘赶来，有何见教？”

鹿玉如道：“我一来向你道谢，二来向你责问！”

李志中愕然道：“鹿姑娘，你谢我则甚？责我何来？”

鹿玉如道：“我谢你远上昆仑见告本派门户之中出了叛徒之德！”

李志中摇摇头道：“武林同源，扶持正义，不值姑娘一谢！但你又要向我责问何事？”

鹿玉如妙目之中，神光一射，看着李志中缓缓地道：“你为什么看不起我？”

李志中被她问得愕然答道：“姑娘何出此言？你是知非子前辈的衣钵传人，英姿玉质，独秀昆仑，李志中深为钦佩，怎会……”

鹿玉如接口道：“你既不是看不起我，那件有关昆仑甚重的东西，为什么不给我看？”

李志中恍然道：“鹿姑娘不要怪我，我又没有说过不给你看！”

鹿玉如道：“你既肯给我看，为何还不快些拿出来，做得这等神神秘秘干什么？”

李志中被对方说得脸上一红，回手从怀中取出那片形作三岐、色呈淡红的树叶，递与鹿玉如道：“这片树叶，是不是有关昆仑极重？”

鹿玉如接叶在手，毫无惊容，只是目注李志中，眼光中仿佛含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奇异神色。

李志中见状自觉诧异，遂把自己在鹏尸古洞之中，获得这片树叶的经过，向鹿玉如细说一遍。

鹿玉如静静听完，反复略看手中的淡红三岐树叶，“哦”了一声道：“你以为祁连派想嫁祸昆仑？这片树叶就是昆仑绝顶特产的天荆树叶？”

李志中听出对方语意，讶然道：“难道有什么不对？”

鹿玉如柳眉微剔，避而不答，反向李志中道：“你们这次到昆仑宫中，可曾由聋哑真人师叔，带去参观过天池十大奇的天荆奇树？”

李志中摇头道：“因为你们昆仑派中人物空群尽出，我们

遂不便进入昆仑宫内惊扰！”

鹿玉如听到此处，忽然发出一阵咯咯娇笑。

李志中惊道：“鹿姑娘这等说法，莫非这片树叶不属天荆奇树？”

鹿玉如目注李志中，又换了一种晒薄神色，微吟道：“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你把一片形状生得略为特殊的寻常枫叶，竟当作是昆仑独有、他处绝无的天荆树叶，岂不异想天开，太以可笑？”

话完，双掌一合一搓，居然将那片淡红三岐树叶搓得粉碎。

李志中见对方果如三手鲁班尉迟巧所说，竟将自己珍藏已久的那片奇异树叶搓碎，不由急得站起身形，怒声问道：“你为什么把我这片树叶搓碎。”

鹿玉如笑容一收，脸上神色变得其冷如冰，并隐含杀气地缓缓站起身来，晒然道：“我爱毁就毁，要搓就搓，你还能把我怎样？”

李志中这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刁蛮的少女，气得双目一张，神光电射！正在考虑是否应与鹿玉如翻脸动手之际，忽然静坐行功中的三手鲁班尉迟巧，似被二人争吵语声惊动，远远叫道：“李老弟，你在何处与人答话？”

李志中心想先请这位老前辈来评评是非也好，遂应声答道：“尉迟老前辈，我在这林内与昆仑派鹿姑娘……”

话犹未了，鹿玉如眉腾杀气，面罩严霜，玉腕微翻，一线乌光猝然出手，直向李志中心窝射到。

李志中哪里想到鹿玉如一声不响地便出手，而且下手又

狠又辣，毫不留情，加上双方距离太近，身法再怎敏捷，亦自闪躲不开，硬被那线乌光打中胸前将台重穴。

鹿玉如见李志中胸前重穴中了自己的暗器，遂不等三手鲁班尉迟巧赶到，便飘身疾向峰脚一面的林边闪去。

尉迟巧赶到林中，鹿玉如身形已渺。只听得几声充满得意的森森冷笑，在小峰半腰一飘即逝。

李志中伸手从胸前取下挂在衣裳之上的那件暗器一看，居然是枚长约寸许，色呈紫黑，体作三棱的天荆毒棘，不禁在惊魂方定之下，又惊出一身冷汗。

尉迟巧弄不清其中原由，惶然瞠目，李志中手拈天荆毒刺，摇头苦笑道：“蔷薇使者只告诉我玉有刺，我却万想不到这位鹿玉如姑娘，居然如此心狠意毒？冷不防地打了我一枚几乎无药可救的天荆毒刺。”

尉迟巧颇为关切地道：“李老弟暂时不必叙述经过，你既中天荆毒刺，且赶紧把赛老怪物给的特炼灵丹，服下一粒。”

李志中道：“尉迟老前辈怎的突地懵懂起来？这种天荆毒刺毒力极强，我到如今尚安然无事自系未受伤害，何必糟塌那种含千年芝液的特炼灵丹？”

尉迟巧闻言惊道：“昆仑特产的天荆毒刺，号称无坚不摧，何况打的又是前胸将台重穴，李老弟怎会无甚伤损？”

李志中道：“鹿玉如倘若手下留情，打我其他部位，至少也要损失一粒罕世灵丹。幸亏她心狠意毒，打的是我将台重穴，才侥幸安然无事！”

尉迟巧这时恍然大悟地道：“我忘了老弟贴身藏有……”

李志中略试额间冷汗，点头道：“老前辈说得不错，我前胸七坎、将台、后背脊心等三处重穴之上藏有三片大别散人

所遣武林至宝护穴龙鳞。故而这条小命，等于又被仲孙飞琼所救。”

尉迟巧道：“李老弟既然无恙，就赶快对我说说鹿玉如怎么会至此？你们又怎会破脸动手到这等地步呢？”

李志中长叹一声道：“生姜毕竟老的辣，在这险恶江湖之中，倘若经验不够，无论武功多好也难免要吃大亏。我十分钦佩老前辈洞烛隐微，料事如见。”

尉迟巧笑道：“李老弟，你好端端地把我老花子捧上一顿干什么？”

李志中摇头一叹，将适才经过详细叙述了一遍，说完又道：“尉迟老前辈，你再判断判断，鹿玉如为何突有这种似乎逾越理性的异常举止？”

尉迟巧沉吟片刻道：“此事决不简单，其中情节也不是仅凭意料便敢断言，似乎可以暂加搁置，等见了昆仑掌门知非子后，总该明白一二。”

李志中也知内中隐秘一时难测，只得强忍愤怒地收起那枚天荆毒刺，道：“尉迟老前辈，我们这趟昆仑之行，真是所谓陪了夫人又折兵，吃力又不讨好！”

尉迟巧皱眉道：“跑趟冤枉路，倒无所谓；只是弄不清那片被鹿玉如毁去的三岐树叶，究竟与天荆奇树，有无关系？倘若无甚关系，倒还罢了。否则黄山天都大会之上，便因失去证据，而不能对点苍、祁连两派阴谋挑起武林风波之事，加以揭破指责了。”

李志中知道这片树叶关系重要，遂略一寻思以后，道：“尉迟老前辈，那株生长在伏牛山鹏尸古洞之中的天荆奇树，既被辣手丧门焦干发现移植，必在祁连。我们若能设法